

陶庵夢憶

啟元



陶菴夢憶

明·張岱撰



第一輯

第二十三種

據原刊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

第一輯 第二十三種

中華民國廿五年二月初版

陶菴夢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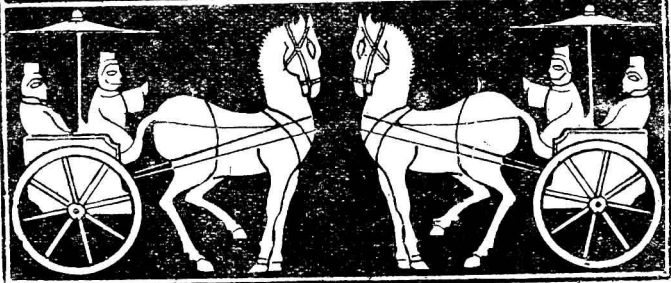
普及本實價一角

特印本實價一角五分

撰	著	者	張	宗	子
校	點	者	張	靜	盧
主	編	者	施	蠶	存
發	行	者	貝	葉	山
發	行	者	張	靜	盧
總	經	售	人	張	靜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總店：四馬路三二一四號
 廣州支店：永漢北路二二九號
 南京支店：太平路二四八號
 開封支店：中山北街三八四號
 雲南支店：土王廟街四七號



自序

陶菴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髮入山。賦賦爲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藥猛獸。愕望不敢與接。作自輓詩。每欲引決。因石匱書未成。尙視息人世。然瓶粟屢罄。不能舉火。始知首陽二老直頭餓死。不食周粟。還是後人粧點語也。飢餓之餘。好弄筆墨。因思昔人生長王謝。頗事豪華。今日罹此果報。以笠報顛。以簣報踵。仇簪履也。以衲報裘。以苧報絺。仇輕煖也。以麩報肉。以糲報糲。仇甘旨也。以薦報牀。以石報枕。仇溫柔也。以繩報樞。以甕報牖。仇爽塏也。以烟報目。以糞報鼻。仇香豔也。以途報足。以囊報肩。仇輿從也。種種罪案。從種種果報中見之。鷄鳴枕上。夜氣方回。因想余生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今當黍熟黃梁。車旅蠹穴。當作如何消受。遙思往事。憶即書之。持向佛前。一一懺悔。不次歲月。異年譜也。不分門類。別志林也。偶拈一則。如遊舊徑。如見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謂痴人前不得說夢矣。昔有西陵脚夫。爲人擔酒。失足破其甕。念無所償。痴坐佇想。曰。得是夢便好。一寒士鄉試中式。方赴鹿鳴宴。恍然猶意非真。自嚙其臂曰。莫是夢否。一夢耳。惟恐其非夢。又惟恐其是夢。其爲痴人則一也。余今六夢將寤。猶事雕蟲。又是一番夢嚙。因嘆慧業文人。名心難化。政如邯鄲夢斷。漏盡鐘鳴。盧生遺

陶菴夢憶 自序

二

表猶思摹搨三王以流傳後世則其名根一點堅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猶燒之不失也。

右見瑯環文集卷一

陶菴夢憶目錄

自序

卷一

鍾山

報恩塔

天台牡丹

金乳生草花

日月湖

金山夜戲

筠芝亭

斫園

葑門荷宕

越俗掃墓

奔雲石

陶菴夢憶 目錄

卷二

木猶龍

天硯

吳中絕技

濮仲謙雕刻

孔廟檜

孔林

燕子磯

魯藩煙火

朱雲喙女戲

紹興琴派

花石綱遺石

焦山

表勝菴

梅花書屋

不二齋

砂罐錫注

沈梅岡

岫巖山房

三世藏書

卷三

絲社

南鎮祈夢

禊泉

蘭雪茶

白洋潮

陽和泉

閔老子茶

龍噴池

朱文懿家柱

逍遙樓

天鏡閣

包涵所

鬥鷄社

棲霞

湖心亭看雪

陳章侯

卷四

不繫園

秦淮河房

兗州閱武

牛首山打獵

楊神廟臺閣

雪精

嚴助廟

乳酪

二十四橋風月

世美堂燈

寧了

張氏聲伎

方物

郝止祥癖

泰安州客店

卷五

范長白

于園

諸工

姚簡叔書

爐峯月

湘湖

柳敬亭說書

樊江陳氏橋

治沅堂

虎邱中秋夜

麋公

揚州清明

金山競渡

劉暉吉女戲

朱楚生

揚州瘦馬

卷六

彭天錫串戲

目蓮戲

甘文臺爐

紹興燈

韻山

天童寺僧

水滸牌

煙雨樓

朱氏收藏

仲叔古董

曠社

魯府松棚

一尺雪

菊海

曹山

齊景公墓花鱗

卷七

西湖香市

鹿苑寺方村

西湖七月半

及時雨

山艇子

懸杪亭

雷殿

龍山雪

龐公池

品山堂魚宕

松花石

閩中秋

愚公谷

定海水操

阿育王寺舍利

過劍門

冰山記

卷八

龍山放燈

王月生

張東谷好酒

樓船

蠟花閣

范與蘭

蟹會

露兄

合采牌

瑞草谿亭

瑯嬛福地

陶菴夢憶目錄終

陶菴夢憶
目錄

陶菴夢憶

卷之一

山陰張岱宗子撰

鍾山

鍾山上有雲氣浮浮冉冉紅紫間之人言王氣龍蛻藏焉高皇帝與劉誠意徐中山湯東甌定寢穴各誌其處藏袖中三人合穴遂定門左有孫權墓請徙太祖曰「孫權亦是好漢子留他守門」及開藏下爲梁誌公和尚塔真身不壞指爪繞身數匝軍士輦之不起太祖親禮之許以金棺銀槨莊田三百六十奉香火昇靈谷寺塔之今寺僧數千人日食一莊田焉陵寢定閉外羨人不及知所見者門三饗殿一寢殿一後山蒼莽而已壬午七月朱兆宣簿太常中元祭期偕觀之饗殿深穆暖閣去殿三尺黃龍幔幔之列二交椅褥以黃錦孔雀翎織正面龍甚華重席地以氈走其上必去烏輕趾稍咳內侍輒叱曰「莫驚駕」近閣下一座稍前爲碩妃是成祖生母成祖生孝慈皇后姪爲己子事甚祕再下東西列四十六席或坐或否祭品極簡陋硃紅木簋木壺木酒罇甚麤樸簋中肉止三片粉一缺黍數粒東瓜湯一甌而已暖閣上

一几。陳銅爐一。小筯瓶二。栝捲二。下一大几。陳太牢一。少牢一而已。他祭或不同。俗所見如是。先祭一日。太常官屬開犧牲所中門。導以鼓樂旗幟。牛羊自出。龍袂蓋之。至宰割所。以四索縛牛蹄。太常官屬至。牛正面立。太常官屬朝牲揖。揖未起。而牛頭已入爇所。爇已。昇至饗殿。次日五鼓。魏國至主祀。太常官屬不隨班。侍立饗殿上。祀畢。牛羊已臭腐不堪聞矣。平常日進二饌。亦魏國陪祀。日必至云。

報恩塔

中國之大古董。永樂之大窰器。則報恩塔是也。報恩塔成於永樂初年。非成祖開國之精神。開國之物力。開國之命令。其膽智才略。足以吞吐此塔者。不能成焉。塔上下金剛佛像千百億金身。一金身琉璃瓶十數塊湊成之。其衣摺不爽分。其面目不爽毫。其鬚眉不爽忽。闔笥合縫。信鬪鬼工。開燒成時。具三塔相。成其一。埋其二。編號識之。今塔上損瓶一塊。以字號報工部。發一甌補之。如生成焉。夜必燈。歲費油若干斛。天日高霽。霏霏靄靄。搖搖曳曳。有光怪出其上。如香烟繚繞。半日方散。永樂時。海外夷蠻重譯至者。百有餘國。見報恩塔。必頂禮讚歎而去。謂四大部洲所無也。

天台多牡丹。大如拱把，其常也。某村中有鵝黃牡丹一株三幹，其大如小斗，植五聖祠前。枝葉離披，錯出簷甍之上。三間滿焉。花時數十朵，鵝子黃、鷓松花、蒸栗、萼樓穰吐，淋漓簇沓。土人於其外搭棚演戲四五臺，娑娑樂神，有侵花至漂髮者，立致奇祟。土人戒勿犯，故花得蔽蒂而壽。

金乳生草花

金乳生喜蒔草花。住宅前有空地，小河界之。乳生瀕河構小軒三間，縱其趾於北，不方而長，設竹籬經其左，北臨街築土牆，牆內砌花欄護其趾。再前又砌石花欄，長丈餘而稍狹。欄前以螺山石疊山披數摺，有畫意。草木百餘本，錯雜蒔之，濃淡疎密，俱有情致。春以鶯粟、虞美人爲主，而山蘭素馨、決明佐之。春老以芍藥爲主，而西番蓮、土萱、紫蘭山礬佐之。夏以洛陽花、建蘭爲主，而蜀烏斯葵、菊、望江南、茉莉、杜若、珍珠蘭佐之。秋以菊爲主，而剪秋羅、秋葵、僧鞋、菊、萬壽芙蓉、老少年、秋海棠、雁來紅、矮雞冠佐之。冬以水仙爲主，而長春佐之。其木本如紫白丁香、綠萼玉蝶、蠟梅、西府、滇茶、日丹、白莉花。種之牆頭屋角，以遮烈日。乳生弱質多病，蚤起不盥，不櫛，蒲伏階下，捕菊虎、芟地蠶。花根葉底雖千百本，一日必一週之。癩頭者火蟻，瘠枝者黑蚰，傷根者蚯蚓、蜒、蝨，賊葉者象幹、毛蠅、火蟻，以鯨骨髓甲置旁引出棄之。黑蚰以麻裹筋頭搯出之。

蜒游。以夜靜持燈滅殺之。蚯蚓以石灰水灌河水解之。毛蠟以馬糞水殺之。象幹蟲磨鐵線穴搜之。事必親歷。雖冰龜其手。日焦其額。不顧也。青帝喜其勤。近產芝三本。以祥瑞之。

日月湖

寧波府城內。近南門。有日月湖。日湖圓。略小。故日之。月湖長。方廣。故月之。二湖連絡如環。中亘一堤。小橋紐之。日湖有賀少監祠。季真朝服拖紳。絕無黃冠氣象。祠中勒唐元宗餞行詩以榮之。季真乞鑿湖歸老。年八十餘矣。其回鄉詩曰：「幼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孫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八十歸老。不爲早矣。乃時人稱爲急流勇退。今古傳之。季真曾謁一賣藥王老。求冲舉之術。持一珠貽之。王老見賣餅者過。取珠易餅。季真口不敢言。甚懊惜之。王老曰：「慳吝未除。術何由得。」乃還其珠而去。則季真直一富貴利祿中人耳。唐書入之「隱逸傳」。亦不倫甚矣。月湖一泓汪洋。明瑟可愛。直抵南城。城下密密植桃柳。四圍湖岸。亦間植名花果木。以縈帶之。湖中櫛比皆士夫園亭。臺榭傾圮。而松石蒼老。石上凌霄藤有斗大者。率百年以上物也。四明縉紳。田宅及其子。園亭及其身。平泉木石。多暮楚朝秦。故園亭亦聊且爲之。如傳舍衙署焉。屠亦水娑羅館。亦僅存娑羅而已。所稱「雪浪」等石。在某氏園久矣。清明日。二湖游船甚盛。但橋小船不能大。城牆下址稍廣。桃柳爛漫。游人席地坐。亦

飲亦歌聲存西湖一曲。

金山夜戲

崇禎二年中秋後一日。余道鎮江。往覓日晡。至北固。艤舟江口。月光倒囊入水。江濤吞吐。露氣吸之。嚶天爲白。余大喜。移舟過金山寺。已二鼓矣。經龍王堂。入大殿。皆漆靜。林下漏月光。疎疎如殘雪。余呼小僕携戲具。盛張燈火。大殿中。唱韓翃王金山及長江大戰諸劇。鑼鼓喧闐。一寺人皆起看。有老僧以手背撥眼。翳翳然張口。呵欠與笑。噓俱至。徐定睛。視爲何許人。以何事何時至。皆不敢問。劇完。將曙。解纜過江山。僧至山脚。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

筠芝亭

筠芝亭。渾樸一亭耳。然而亭之事盡。筠芝亭一山之事亦盡。吾家後此亭而亭者不及筠芝亭。後此亭而樓者閣者齋者亦不及。總之多一樓。亭中多一樓之礙。多一墻。亭中多一墻之礙。太僕公造此亭成。亭之外更不增一椽一瓦。亭之內亦不設一檻一扉。此其意有在也。亭前後。太僕公手植樹皆合抱。清樾輕風。滃滃翳翳。如在秋水。亭前石臺。躡取亭中之景物而先得之。升高眺遠。眼界光明。敬亭諸山。箕踞麓下。谿壑瀦迴。水出松葉之上。臺下右旋曲磴三折。老松偃背而立。頂垂一幹。倒下如小幢。小枝盤鬱。曲出輔之。旋蓋如曲柄葆羽。癸丑以前。不垣不

臺松意尤暢。

劬園

劬園水盤據之。而得水之用。又安頓之。若無水者。壽花堂界以堤。以小眉山以天問臺以竹徑。則曲而長。則水之內宅。隔以霞爽軒。以酣漱以長廊。以小曲橋以東籬。則深而邃。則水之臨池。截以鱸香亭梅花禪。則靜而遠。則水之綠城。護以貞六居。以無漏菴。以菜園。以鄰居小戶。則闕而安。則水之用盡。而水之意色。指歸乎龐公池之水。龐公池。人棄我取。一意向園。目不他矚。腸不他迴。口不他諾。龍山躩踞。三摺就之。而水不之顧。人稱劬園能用水。而卒得水力焉。大父在日。園極華縟。有二老盤旋其中。一老曰：「竟是蓬萊閩苑了也。」一老佛之曰：「個邊那有這樣。」

葑門荷宕

天啓壬戌六月二十四日。偶至蘇州。見士女傾城而出。畢集於葑門外之荷花宕。樓船畫舫。至魚鱸小艇。僱覓一空。遠方游客。有持數萬錢。無所得舟。蠓旋岸上者。余移舟往觀。一無所見。宕中以大船爲經。小船爲緯。游冶子弟。輕舟鼓吹。往來如梭。舟中麗人。皆靚粧淡服。摩肩簇息。汗透重紗。舟楫之勝。以擠。鼓吹之勝。以集。男女之勝。以溷。歛暑燠燦。糜沸終日而已。荷花宕

經歲無人跡。是日士女以鞵鞞不至爲恥。袁石公曰：「其男女之雜，燦爛之景，不可名狀。」大約露韓則千花競笑，舉袂則亂雲出峽，揮扇則星流月映，聞歌則雷輻濤趨，蓋恨虎邱中秋夜之模糊躲閃，特至是日而明白昭著之也。

越俗掃墓

越俗掃墓，男女袷服靚粧，畫船簫鼓，如杭州人游湖，厚人薄鬼，率以爲常。二十年前，中人家，尙用平水屋幘船，男女分兩截坐，不坐船，不鼓吹，先輩諱之曰：「以結上文兩節之意。」後漸華靡，雖監門小戶男女，必用兩坐船，必巾，必鼓吹，必歡呼鬯飲，下午必就其路之所近，游菴堂寺院及士夫家花園，鼓吹近城，必吹海東青，獨行千里，鑼鼓錯雜，酒徒沾醉，必岸幘囂噪，唱無字曲，或舟中攘臂與儕列廝打，自二月朔至夏至，填城溢國，日日如之。乙酉方兵，畫江而守，雖魚鱸菱芡，收拾略盡，墳壙數十里而遙，子孫數人，挑魚肉楮錢，徒步往返之，婦女不得出城者三歲矣，蕭索淒涼，亦物極必反之一。

奔雲石

南屏石無奔雲右者。「奔雲」得其情，未其得理，石如滇茶一朵，風雨落之，半入泥土，花瓣稜稜三四層摺，人走其中，如蝶入花心，無鬚不綴也。黃寓庸先生讀書其中，四方弟子千餘。